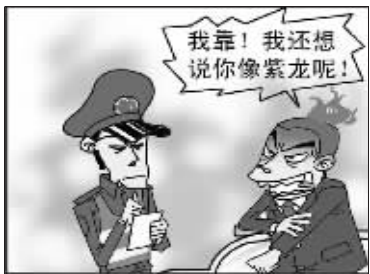


只是故事 交警不说 普通话



刘小芳 绘



江湖传言

最近,中华门公交车站附近的小偷十分猖獗。经过联系,我们“反扒联盟”的志愿者决定利用“五一”小长假的时间到公交车上去抓小偷。

五一那天上午,我和程哥在公交车站见了面,程哥还带来了他的女朋友小梅。16路公交车开过来后,我们三人挤上了车,我和程哥站在小梅的不远处。公交车开动后,程哥按计划拨通了小梅的手机,小梅打开手机大声地讲了几句话后,将手

机顺手放在了挎包的外侧袋中,并“忘记”了拉上拉链。我和程哥则紧紧地盯着小梅的手机,一旦发现小偷动手,定要来个人赃俱获。

果然有一个中年男子站到了小梅的身后,只见他不时地看看小梅的手机,又不时地向四周张望。而当他看向我们的时候,我和程哥则赶快转移视线,装作欣赏窗外的风景。公交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,只见这个人拍了拍小梅的肩膀,然

后低声地对她讲起了话——这是小偷的惯用伎俩,即借与你讲话的机会分散你的注意力,其他的同伙则迅速偷走你的物品。这个男人对小梅讲完了话后,迅速跳下了公交车。令人奇怪的是,小梅的手机还在。

公交车到达终点站后,我和程哥问小梅刚才那个男人跟她讲了什么话。小梅哭笑不得地说:“那个人告诉我提防小偷,说是有两个男人一直在盯着我的手机。”周士财

有此一说

报复性家访

我班里有个叫王新的同学不仅上课时常做小动作,而且下了课还爱跟同学们打架。

最近,学校搞了一次综合考试,王新在班里考了倒数第一。我觉得很有必要对王新做一次家访,于是就让他预先通知了家长。

上周六,我如期来到王新家。当我开始与王新父母交流时,他家的门铃突然响起。王新前去开门,他喊了一声“爷爷”,一位老者便进来了。我越看老者越眼熟,原来他就是我上小学时的班主任老师。

我自报家门后,王新的爷爷想起了我。他问我:“你今天是来干什么?”我说:“我现在是王新的班主任,最近他的表现不太好,我是来做家访的。”王新的爷爷皱了一下眉头,然后很担心地说:“我当班主任时因你表现不好常做家访,你今天来会不会带着报复心理吧?” 李小彦

东张西望

遭遇偷拍

早就听说竹筏漂流运动好玩又刺激,于是,五一假期约了几个好友决定去过把漂流的瘾。

去了后才发现,虽然漂流时间只有短短一个小时,但门票价格却高得吓人,大概算了一下,我们每人在漂流船上每呆一分钟,就要付出高达2块钱的代价,这船下流淌的哪里是奔流不息的河水,简直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

临上船时,工作人员给大伙每人发了一个特制的水枪,说是等会遇到其他船只时可相互打水仗,这一提议让我们感到新鲜刺激。然而,也许是那天游客太少的缘故,我们几个手持水枪,竟然没有“开炮”的对象。就在我们乏味地感到有劲无处使时,意外发现从远处开过来一条漂流船,大伙立即来了精神,对着那条船就开起火来,那条船上的人也很配合,我们的水仗打得甚是刺激,最终对方寡不敌众,短短几分钟就驾船落荒而逃。

一个小时后我们上到岸边,忽然听见几个工作人员冲着我们喊,快来看你们的精彩靓照!我们纳闷自己没照过相呀,何来的靓照?于是走上前去,仔细一看,果然是我们刚才和那条船打水仗时英勇“作战”的精彩镜头。大伙以为这是商家给游客的一项免费增值服务,于是纷纷伸手去取,却听到对方马上喊:十块钱一张!

直到这时,我们才明白刚才和我们作战的“对手”是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,见我们没遭遇到“敌人”,为了赚取照片费用,他们就只好自己下水,充当一次我们的“假想敌”,然后创收,也真是太有才了。 姚秦川

本版诚向广大读者征集幽默漫画(四格和单幅)和稿件,欢迎大家踊跃投稿(谢绝一稿多投、一稿重投)。

本版专用信箱:
zhangkba@126.com
编辑热线:(025)84783612

大学时代

两张白纸

上大学时,同宿舍的老三文笔不错,一日对“班花”春心萌动。周六一夜没睡觉,写了一封洋洋几千言的情书,寄了出去。谁知那“班花”妹妹文字上也不是绣花枕头,也是饱读诗书之人,回信指出老三信里众多修辞错误及错别字。信的最后空着两张白纸。弟兄们对此不解,询问老三。

老三叹了一口气说道:“你们悟性太差了,这还不明白,她这是给我说白白(拜拜)啊!” 张洪雷

有点出格

吃公家饭

老苏是我同学,他高中毕业后没考大学,整天跟几位狐朋狗友在社会上瞎混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老苏的那几位狐朋狗友都走上了正道,唯有他还靠蹭吃蹭喝混日子。老苏的玩世不恭,不仅让他失去了就业机会,而且连自己的终身大事也错过了。

如今我和老苏已近不惑之年,听说年前他因一次饮酒过量摔坏了一条腿。

前不久,我从外地办事处回来,想去看看多日不见的老苏。当我来到老苏居住的小区时,正见他提着个鸟笼子在楼下跟几个人聊天。

我看老苏脸色很好看,穿着也比过去得体,便对他说:“老苏呀,好久不见,没想到你现在的日子过得挺滋润。”老苏本来就风趣,说:“谁说不是呢,我现在已是吃公家饭的国家人了。”我很纳闷:“莫非你有了正式工作?”旁边一人回应说:“他哪有那福气?是社区看他困难,给他办了一个低保。” 王恩亮

苦乐家长

对得起签名

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了,每天晚上她做完作业后,都要让我给她检查作业,检查完还要签名。时间久了,我有些不耐烦,检查时便开始走马观花,马马虎虎起来。结果有几个错误没检查出来,她的语文老师便在班级QQ群里给我留言,说给孩子检查作业一定要认真,要对得起自己的签名。让我心里很不高兴。

这天女儿做完作业,又让我检查和签名,我笑着对女儿说道:“我都挨你们老师的批评了,还是找你妈妈做这些事吧。”

第二天晚上我一上QQ,女儿的老师立刻发言道:“张泽宇的爸爸,请您一定要认真仔细检查孩子的作业,谢谢。”

我回头对宇宇说:“孩子,不是你妈妈给你检查作业吗?怎么你老师还找我啊?”

“是啊,作业是我妈妈检查的,也是她签的字,不过写的是爸爸的名字。” 张雨田

漫画人生

活风筝

王敏 绘



一声叹息

最近,我腿部受伤想去医院治疗。当乘坐的公交车行进到三牌楼路段时,我的钱包被坐在后排的一个小偷摸出了口袋。我察觉后迅速抓住我的钱包大喊:“你想干什么?”那小偷急忙松开手,凶巴巴地说:“你嚷嚷什么?”

同笑时代

我是眼科的一名护士。周一那天上班特别忙,因为要做十几个白内障手术,手术前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,我要帮病人剪眼睫毛,滴眼药水,医生要挨个和病人谈话,交代手术注意事项,还要签字。当然,和病人谈话这种工作

警察故事

那天晚上十点多,我和同事巡逻到高架桥下,接到一位中年女子的报警,她告诉我们在那边银行前的台阶上,坐着一位哭泣的老太太,说是受到儿媳的虐待跑出来了。

我一听,谢过这位女士的报警,然后开车赶到了银行前,果然发现了那位老人。

老人七十多岁的模样,穿着件黑色外套,看到警察来了,从坐着的台阶上站起来,说了一句:“怎么?警察还真来了啊?”

询问老人什么情况,老人欲言又止。我安慰老人别害怕,如果真是受到了虐待,警察会依法处理的。

听了这话,老人仿佛有了底气一般。说:“是,我是受到儿媳的虐待了。”

该提防谁

机顺手放在了挎包的外侧袋中,并“忘记”了拉上拉链。我和程哥则紧紧地盯着小梅的手机,一旦发现小偷动手,定要来个人赃俱获。

果然有一个中年男子站到了小梅的身后,只见他不时地看看小梅的手机,又不时地向四周张望。而当他看向我们的时候,我和程哥则赶快转移视线,装作欣赏窗外的风景。公交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,只见这个人拍了拍小梅的肩膀,然

言之有理

以后能干啥?

上周末,我带着七岁的儿子出门,正好碰上一个推销员:“打扰一下,给您孩子上补习班吗?”因为我不想让儿子的童年过得太累,便礼貌地道:“谢谢!不用啦,我儿子好动,不适合上补习班。”

对方紧追不舍,说:“那声乐班呢?”我拽了拽儿子,笑笑:“我孩子五音不全,天生不是那块料。”对方仍不罢休:“那试试学美术吧!”我有些不耐烦了,索性一口回绝:“他根本没有绘画天赋。”说完便赶紧拉着儿子离开了。

没走两步,忽听儿子发愁地叹了一口气,问我:“妈妈,我没有一样能学的,那我以后能干啥呢?” 黄金芝

猖狂的小偷

此时,全车厢的目光都集中了过来。我继续喊道:“这人是小偷,这人是小偷!”那小偷看没人有反应,胆子变得更大起来,说:“你还是省省吧,谁会相信你的鬼话?”我一气之下对乘客说:“我腿行动不方便,我出500元谁能帮我把这

小偷扭送到公安机关?”车厢内仍然没人有反应。我又喊:“出1000元,谁来帮我这个忙!”此时,那小偷冷笑着说:“你干脆把钱给我,我自己去好了。”我瞪他一眼说:“猖狂!”谁料他不知羞耻地说:“我说的是真的,我作案未遂我怕谁!” 王恩亮

答非所问

技术含量不高,主任就把这个任务安排给了科里刚来的年轻医生李晨。

过了半个小时,主任从门诊打电话来,问李晨和病人谈话了没有,如果谈完了就让他去门诊一趟。我放下电话,正好看到李晨进了护

士站,我心想,时间那么短,他肯定还没有谈完,于是我问李晨:“小李,你谈了几个?”

李晨的脸一下就红了,他低声说:“就谈了一个,不出一个月就黄了……” 吕桂秀

“虐待”事件

因为要了解情况,我问是不是去家里核实一下,老人说可以。

于是老人坐到巡逻警车上,我一路按老人所指的方向,来到了老人儿子家中。见到门外的老人和两个警察,老人的儿子和儿媳显然都大吃一惊,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看到老人,喊着“奶奶”,跑上前来抱住老人。

我扭头看,老人脸上当时就流下了泪水。我心想,这委屈还挺大。

了解情况吧。老人的儿子直搓手,连声说:“咋会这样呢?不是那回事儿啊。”

听过老人儿子的仔细解释,我才得知,原来老人一直独居,刚才那个小男孩是老人的孙子,因为是在老人家附近上小学,所以平时就住在老人

家里,周末才回自己家。

后来老人的儿媳发现,儿子被他奶奶娇惯得不成样子,这样下去还了得?几次要让儿子回自己家住,都遭到老人的拒绝。于是当天下午趁儿子放学,儿媳悄悄就把儿子接走了。老人后来从班主任那里得知情况,气闷不已。回到家中,晚上又睡不着觉,独自走到街头,越想越伤心难过。

这让我一时有些犯难,如此“虐待”还是头一次遇上,也只能是劝解,让双方都为对方考虑。临走时,老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追问了一句:“要是她不听我管孙子,我还能报警吗?”

我和同事都有些尴尬,苦笑一声说:“心平气和,一定要心平气和啊,老太太。” 李其志